

大别山下荷花香

■温 青



军嫂故事

大别山的暑热还未散尽，信阳一五四医院内池塘里的荷花一朵朵挺立在水中，荷香拂过匆匆走过的一个又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。医院的工作人员中，有很多是军嫂。穿上白大褂，她们是医生、是护士；脱下白大褂，她们是妻子、是妈妈，是那个军人背后坚强的盾。

这所医院的前身，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一个后方医疗所。那时医院流传一句话：“一切为了前线。”这话现在依然还在大家心中。

刘燕是急诊内科主任，丈夫在大别山深处的部队里，两人隔着几百公里。

那天傍晚，一辆私家车停在医院大门口，司机嗓子都哑了：“车祸！3个人！”刘燕得到消息时正在吃饭，她当即将筷子一撂，起身就往外跑。

从车上抬下来的伤者一个脾破裂，脸白得像纸；一个开放性骨折；还有一个孩子。

“快！开通静脉通路！备血！通知手术室！”刘燕说着，蹲下去看那个孩子，还好，只是头皮裂伤。她用纱布按住孩子的伤口，把他交给身后的护士。孩子不肯松手，紧紧攥着她白大褂的袖子。

推车、挂瓶、按压、插管，两台手术连着做。等刘燕从手术室出来，已是凌晨3点。她摘下口罩，脸上留下两道紫红色的勒痕。她在手术室门口的条凳上坐了一会儿，手还在抖——不是怕，是累。

掏出手机，有丈夫发来的消息：“今天拉练刚结束，你睡了吗？”还有儿子的语音，连着好几条。她一条一条点开：“妈妈我想你”“你什么时候回来呀”……

她把那几条语音又听了一遍，用手背擦了擦眼睛，回值班室躺下。枕头还没焐热，天就蒙蒙亮了。

岁月有情

上次回老家，路过奶奶的老宅子。我的目光不由得在宅子周围逡巡良久。推开房门，屋内已是空无一物，满目苍凉，没有丝毫生气。奶奶离开人世已快20年了……

当时，奶奶没有和我们住在一起，相隔700米左右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奶奶每过一段时间便会来看我们。她腿脚不好，走路有些蹒跚，来时手臂上总挎着一个竹筐，里头盛满刚摘的新鲜蔬菜，有时也有一些鸡蛋。

那时的我总盼着奶奶来，因为奶奶的竹筐里总藏着我爱吃的美食，有时是一个煎饼，有时是几块炸糕……看我吃得津津有味，奶奶慈爱的目光里满是开心。在我童年的岁月里，等奶奶来是甜蜜而幸福的，这是我和奶奶之间的秘密。

我6岁那年，父母为了生计，不得不外出打工，我就和奶奶住在了一起。对于我的到来，奶奶很高兴，从不刻意要求我做什么。因此，常常一整个上午，我都骑在门前梨树的枝丫上，兴致勃勃地数着一片片嫩绿的叶子。我有时也会花一整个下午蹲在门口槐树下，津津有味地看大蚂蚁东奔西走。直到日暮西沉，老宅子升起袅袅炊烟，奶奶开始唤我的乳名，我才欢快地回屋。

王庆琳是骨科护士长，已当了15年军嫂，丈夫是空军某部机械师。王庆琳常说：“他把战机照顾好，我把病人照顾好。”

骨科病人好多下不了床，翻身、擦洗、喂饭，都要护士帮忙。王庆琳的不好，患有腰椎间盘突出，有时候疼得直不起来，她就用一只手撑着腰，另一只手干活。

那年科里收了一位80多岁的老兵，股骨颈骨折。他儿子在外地赶不回来，王庆琳就当起了“临时闺女”。老兵年龄大了，一阵清醒一阵糊涂，夜里老喊“冲啊”。一天凌晨，老兵又把输液管扯了。王庆琳刚要处理，老兵猛地抓住她的手腕喊道：“卫生员！我的腿还在不在？我还要上前线！”

王庆琳红了眼眶。她知道，老兵是回到了记忆里的战场。她俯身轻声说：“在，都在，养好了还能打仗。”老兵松开手，慢慢睡着了。王庆琳替他把输液针重新扎上，把被子掖好，在他床边坐了

一碗牛肉面

■王明洪

一天，从镇里干活回来的大伯说：“镇里开了家牛肉面馆，可真是稀罕！”

在我们这个偏僻的村庄，虽然各家种的蔬菜瓜果不少，但牛肉面是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。那段时间，即便奶奶依然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可牛肉面却让我心心念念难以忘怀，以至于在睡梦中，我也捧着一碗牛肉面大快朵颐。

渐渐地，奶奶看出了我的想法。她开始向别人打听牛肉面的价格。得知一碗牛肉面要5元，她的脸上泛起愁容。那天下午，她在厨房倒腾许久，做出的却是鸡蛋面。“咱吃鸡蛋面也一样！”奶奶笑着对我说。我不甘地抹抹嘴，带着哭腔说：“我不吃鸡蛋面，我要吃牛肉面！”奶奶听罢，咬着嘴唇好像下了很大决心：“好，咱明天就去镇里吃牛肉面！”

第二天，我早早起床，洗漱完毕。看奶奶清点着一叠卖鸡蛋赚的零碎纸币。一切妥当后，我和奶奶向镇上走去。

进了面馆，奶奶只点了一碗。“你不

许久。

王庆琳常跟科里的护士们说：“这些老兵是咱们的前辈。了解他们，就是了解咱们的历史。”她带新护士的第一课，不是教打针，而是去院史馆看那些老照片。

一次，王庆琳的丈夫难得休假回来，却赶上她连续加班。丈夫在家做好了饭，等到晚上10点，她才进门。他打趣地说：“你比我们当兵的还忙。”王庆琳笑了。

张沿沿是检验科的骨干技师，她丈夫是驻信阳某部的一名排长。

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，信阳落了一场大雪，路面结冰。医院收了个疑似患脑瘤的病人，急需做脑脊液检查。张沿沿骑着电动车往医院赶，轮子在冰面上一滑，连人带车摔了。挽起裤腿一看，膝盖磕破了一块皮。她爬起来，用袖子擦了擦血，继续骑。

到了科室，张沿沿立即换衣服、开机、离心、上样，半小时后排除了患流脑

一碗牛肉面

■王明洪

吃吗？”我看着她疑惑不解。奶奶解释说早上吃得比较多，现在还不饿。

回来的路上，我向奶奶讲述牛肉面的滋味。她极认真地听着，仿佛也沉浸在牛肉面的美味中。未了，我信誓旦旦地说：“等我长大了，要请奶奶吃最豪华的牛肉面！”奶奶听罢，眼角笑出了花：“那我可要等着吃我孙儿请的牛肉面！”

我上初中时，搬到了镇上，奶奶仍住在村里。父亲让她搬来和我们一块儿住，她却说一辈子住惯了土坯房，不习惯住楼房。奶奶一生勤劳，在房前屋后开垦出大片菜地，门前鸡鸣也是成群结队。我们劝她不要那么忙碌，她总说闲不下来。家里的蔬菜等，她自己吃得很少，常常托来镇上的同村人捎给我们。有时通电话，奶奶总会问：“给我孙子的鸡蛋吃了没？”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她才心满意足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决定参军。去部队前，我和父亲回村里看奶奶。离开时，奶奶沿着公路将我们送了一程又一程。我说：“奶奶你回去吧！”她慢慢地

的风险。忙完了，她才觉得膝盖疼得站不住。伤口的血已经和秋裤粘在一起，她咬着牙用碘伏润湿，将秋裤慢慢撕开，疼得额头冒冷汗。

春节时，她丈夫难得休了几天假。两人看完电影，她丈夫忽然说：“我要去边疆了。”张沿沿愣了一会儿，点点头：“行，你去吧。家里有我。”丈夫把她揽进怀里：“欠你的，回来还。”她说：“不用还，你回来就行。”

那几天，她把他那身迷彩服翻出来熨好，在口袋里塞了一包润喉糖。送他上火车后，她发了条消息：“到了报平安。”然后继续回医院上班。

医院如今设备更新了，门诊量也大了。可张沿沿觉得有些东西没变——军嫂的韧劲。“我爱人讲过，军人的字典里没有‘凑合’两个字。我觉得军嫂也没有。”

一五四医院像这样的军嫂还有很多。医院的走廊上有她们来去匆匆的身影，手术室里常亮着彻夜不息的灯。对口支援乡镇卫生院时，她们翻山越岭，到了地方，洗把脸就坐下看病。

偶尔，她们的丈夫会悄悄来医院，站在走廊里，看妻子忙碌的身影。有一次，一个上尉连长站在产房外，听见里头担任妇产科医生的妻子工作传出的声响。他站了很久，发了一条消息：“辛苦了，我以你为荣。”妻子下了手术台才看到，脸上漾起温暖的笑容。

医院的荷花开过又谢，但每年都会重新绽放。

医院的军嫂们，就像那些荷花，安静地立在水中，开得洁净，幽香淡雅。她们的故事很少被外人知道，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，就是一天又一天的坚守。

这些军嫂的丈夫在各自的战位坚守，她们在各自的岗位守护生命与健康。她们跳动着一颗与军人同频的心。

一碗牛肉面

■王明洪

说：“没啥事，我顺道去前边路口看看。”到了路口，奶奶说：“不送了，你们赶紧走吧。”良久，我回过头，看到奶奶孤寂的身影越来越远。那一刻，我的心头五味杂陈。

我在部队的第3年，奶奶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我从千里之外的军营赶回老家，却未见到她最后一面。我默默走在村里。村庄还是那个村庄，只是盖起了很多崭新的小楼房，奶奶的土坯房在楼群里显得格外孤寂。

上次回到老家，站在奶奶的老屋前，我思绪万千。长满青苔的墙角，和我记忆中一模一样。“等我长大了，要请奶奶吃最豪华的牛肉面！”不觉间，我说过这句话又在耳边回响。当时年幼的我轻易许下诺言，可随着我求学参军慢慢长大，早将这句话抛诸脑后。如今我买得起牛肉面了，可奶奶早已不在……

那些在奶奶门前度过的下午和黄昏、那条通往镇子的公路，一一掠过我的心海，还有那碗我欠奶奶的，再也无法弥补的牛肉面。

家庭秀

当阳光洒向操场
爸爸已来到我的身旁
一身迷彩还来不及换下
篮球在我手中起落
他看向我的眼眸
透着天空般的明朗

妈妈看着我们欢闹
脸上泛着柔光
清风漫过营区的草地
将我们的笑声
吹向远方

库吐力克配文

定格

近日，新疆军区某团一级上士徐少华的妻儿来队探亲。图为徐少华利用休息时间在营区陪伴妻儿。

加苏尔·艾来提摄

念 亲 恩

秋意渐渐浓了起来，风里少了盛夏的燥热，多了几分清爽与沉静。前几天，73岁的父亲从老家来城里做体检，在我这里小住。

闲谈之间，父亲依旧念叨着做人不可忘本、要知恩图报等老话。望着他脸上被岁月刻出的纹路和鬓角点点白发，旧日往事，缓缓涌上我的心头。

那年因生活极度困难，爷爷奶奶不幸先后离世。幸亏父亲的一位叔叔心肠好，见父亲可怜，将他带到身边。那位叔叔靠赶马车卖力气过日子，自家过得紧巴巴，勉强将父亲拉扯大。

后来，日子慢慢好转。国家为孤儿免了学费，父亲也得以进学校读书。

苦难的日子让父亲深深懂得珍惜和感恩。他常常跟我们说：“我的命是亲人救回来的，安稳日子是国家给的。恩情不是嘴上说说就行，踏踏实实做人，能为国家多出一份力，才算是真正报恩。”

或许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能更早懂得生活的不易。儿时的我总看见父母在田间劳作。他们伴着晨光出门，踏着暮色归来。我们兄弟几人放学后也不敢贪玩，一回家便主动操持家务，或下地搭把手，希望能替父母分担些许劳苦。

1992年，大哥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，被分配到西藏。村里许多人都不愿孩子远赴边陲，觉得那里路途遥远、环境艰苦。父亲纵然满心牵挂，但他深知保家卫国是大事，该扛下的责任不能退缩，便劝慰大哥：“越是苦地方，越能磨炼人。”

大哥入伍那天，亲友齐聚入武部为他送行。父亲立在人群一旁，目送大哥踏上奔赴西藏日喀则的军旅之路。

那时候没有电话和手机，家人联系全靠书信来往。大哥入伍的前3个月，家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父母天天站在大门口盼着，夜里也睡不着觉，惦记孩子能不能扛住高原的苦。直到家书寄回家，拆开信封的那一刻，一家人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。

在部队，面对高寒缺氧、风雪肆虐的艰苦环境，大哥靠着不服输的拼劲，挑战极限、刻苦训练，扎根雪域边关20余载。他用风雪里的坚守，达成了父亲那份报恩的心愿。

大哥入伍后，家里少了壮劳力。田地里的春耕秋收，家中大小事务，几乎全都压在父母身上。父亲性子要强，再苦再累也藏在心里，从不对我 and 弟弟说。我到现在还记得，有一年秋收时，大雨说来就来，一家人急匆匆抢收稻谷，浑身淋得透湿。看着父母疲惫的模样，我心里有些发酸。

1994年，我高中毕业后去了杭州工地打工挣钱，想帮家里减轻负担。干了3个多月，乡入武部部长来家里说，县人武部在招聘务工人员。父亲马上动员我回来：“就算不能穿上军装，在人武部干活同样是给国防出力，尽自己的一

爱在心底

■周永旭

说句心里话

去年底的一天，我处理完手头的工作，踏着夜色赶回家里。轻轻推开家门，屋内静悄悄的。月光透过窗纱洒进卧室，妻子和儿子都已睡下。我放轻脚步走到床边，借着淡淡的微光看向床铺右侧。小家伙睡得正沉，长长的睫毛垂下来，小胸脯随着呼吸一起一伏。我俯下身静静望着他，不敢发出半分声响，生怕惊扰了他的美梦。

之后很多个夜晚都是如此。我忙完一天的工作，在夜色中归来，孩子早已进入梦乡；清晨，孩子还酣睡未醒，我又要整装赶赴去单位。来来去去，我能看见的，大多是他安睡的模样。

平日里，我若想看孩子玩耍的样子，很多时候只能依靠视频通话。待我忙完手头的工作，挤出片刻时间拨通视频，小小的身影便出现在屏幕那端。他还不会说话，但听见我的声音，他会立刻转过小脑袋，咧开嘴露出刚刚萌出的四颗乳牙，毫无保留地朝我开怀大笑。薄薄的屏幕隔在我们中间，我只能把这份欢喜在心里珍藏。满身的疲惫，就在这天真烂漫的笑容里，慢慢消散。

我的手机相册里，一大半是孩子的影像，大多是妻子忙里偷闲拍下来发给我的。有孩子第一次翻身的瞬间、第一次坐稳的样子……这些珍贵的成长时刻，我常常只能隔着屏幕感受、通过照片回望。有时翻看着一张张照片，我才恍然惊觉，孩子已经悄无声息长大了不少。遇上不方便视频的时候，妻子便会发来一段咿咿呀呀的语音。我存下音频，工作间隙戴上耳

份责任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话，我回到家乡。经考核我应聘到了县人武部，各项工作我都认真对待、踏实做好，还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不少新闻稿件。

1998年，又是一个征兵季。看着大哥在部队闯出了一番成绩，我在工作中也踏实稳健，父亲心中倍感欣慰。这一次，他又将我刚满18岁的弟弟送去参军。离家那天，弟弟胸戴大红花，父亲紧紧握住他的手，反复叮嘱：“为国防尽义务，守好大家，就是孝顺咱们这个小家。”

大概是受到父亲和两位哥哥的影响，弟弟心里同样憋着一股不服输的劲。踏入军营后，他苦练本领技能，脚踏实地工作，多次立功受奖。弟弟用他12年戍守军营的热血报效国家，也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

周围好些邻居都想不通，父亲苦了大半辈子，好不容易把3个儿子拉扯大，不把他们留下来在身边尽孝，反倒一个个送出去吃苦，到底图什么。我心里清楚，这一次次离别，那些边关风雪与军营里的艰辛，都承载着父亲心底深沉的家国情怀。父亲常说：“人活着，不能只盯着自家的小日子。要懂得感恩，为国家出一分力，才是做人该有的本分。”

父亲历经灾害，在苦难中挣扎求生。他年少时承蒙亲友救命之恩，又得到国家帮扶。这份刻骨铭心的记忆，让他深知生活在安稳的社会何其珍贵。他只是是一名普通农民，用一双布满老茧的双手在土地上耕耘了大半辈子，但他在生活中沉淀下来的处世道理，是留给我们三兄弟最珍贵的财富。

爱在心底

■周永旭

机听上片刻，便是繁忙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。

想起孩子刚刚降生的时候，我也曾盼着能够日日陪伴，看他挥舞小手、咿呀嬉闹，见证他的每一步成长。可肩上的责任，让很多期许只能化作心底的念想。

难得遇上休假，我终于可以守在家中。只要我出现在屋里，孩子的目光便牢牢追随着我，小小的身子使劲向前探，两只稚嫩的小手向上张开，想要扑进我的怀抱。有时我脱下的常服搭在沙发上，他会伸出小手，攥住衣服上硬硬的肩章。他尚不懂得肩章承载的重量，只知道这是属于爸爸的衣服。一家人围坐在餐桌旁吃饭，他坐在儿童餐椅上，时常转过头，用乌黑澄亮的眼睛细细打量我。那一刻，血脉相连的温暖，似在我们之间自然流淌。

相聚的时光总是太短暂。孩子刚与我熟络起来的亲昵，随着我重返岗位，又会慢慢变淡。记得有一次久别之后回家，我满心欢喜把孩子抱进怀里，他却显得有些局促，小脑袋慌张地扭过去，眼神紧紧追向妈妈。看着他的模样，我的心头涌出几分酸涩。

由于我的一再缺席，照料孩子的一桩桩细碎琐事，几乎全部压在妻子肩头。她默默扛起家事的辛劳，再把孩子生活的点滴分享给我。我常常想，我作为军人对职责使命的奔赴，从来不只是自己一人的付出，更有家人无声的成全。

身为父亲，因为错过了很多陪伴孩子成长的时光，我心里满是愧疚。但我相信孩子长大后，终有一天会读懂，父亲心里对他始终藏着一份深沉无言的疼爱与惦念。

